

# 新书介绍

## 《爱情谎言》

**作品介绍:**服务生大卫暗恋着频繁光顾酒吧的姑娘玛丽,但玛丽对他却毫无兴趣。有一天大卫从旧货市场买回一只二手床头柜,在抽屉里偶然发现一部小说手稿,便突发奇想充当这本小说的作者,以吸引女孩的注意。玛丽在大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小说寄给了出版社。小说一夜之间成了畅销书,大卫成为炙手可热的德语文学新星,也因此赢得了玛丽的芳心。不料,一个怪老头出现了,宣称自己才是小说的作者。大卫自此以后被老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难以摆脱其纠缠,直至老人出现意外……

**译者介绍:**沈锡良,1965 年 12 月生。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现任职于上海某公司,副译审,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出版译著 20 余部。代表性译著有《精神疗法》、《托特瑞山》、《大赌局》、《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等。其中《托特瑞山》在 2006 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中被评

作者:[瑞士] 马丁·苏特 译者:沈锡良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 6 月出版

为大陆十佳图书,《大赌局》获 2011 年“阅读城市城市阅读推荐书目”。  
**作品介绍:**马丁·苏特,1948 年 2 月生。瑞士当代最成功的作家,当下最好的德语作家之一。1997 年出版其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世界》,为其赢得世界性声誉。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 10 余部。他的五部小说《完美朋友》、《爱情谎言》、《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小世界》和《米兰的魔鬼》先后被拍成影视剧。曾荣获法国最佳外国文学奖、德国犯罪小说奖、德国格劳茨犯罪小说奖等多种奖项。

马丁·苏特做到了德国文学舞台上少有的事:他以优雅而又看似轻松叙述的故事,很有把握地淡化了娱乐和文学之间的界限。

——北德意志广播电台



## 译协举办国际翻译日电影专场观摩活动

### ITD/JMT 2013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DAY  
Beyond Linguistic Barriers - A United World  
JOURNÉE MONDIALE DE LA TRADUCTION  
Par delà les barrières linguistiques  
Un monde unifié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Day  
Both America Translation Institute

9 月 23 日下午,为迎接 9 月 30 日第二十二个“国际翻译日”的到来,上海翻译家协会组织会员来到上海影城,集体观摩了根据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畅销小说最新改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译协老会长夏仲翼,译协副会长袁莉以及会员 60 余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

为纪念西方圣经学家圣杰罗姆,国际译联于 1991 年决定将每年的 9 月 30 日设定为“国际翻译日”,并自 1992 年起,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每年提出不同的翻译日主题及诠释主题的文章。2013 年国际翻译日的主题是“跨越语言障碍 回归同一世界”。

### 2013 年国际翻译日主题文章:

## 跨越语言障碍 回归同一世界

依然坚持不懈地为克服语言障碍而工作,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职业翻译工作在社会各个阶层、口译工作者有时协助政治家进行复杂的条约和协议谈判,以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有时也帮助父母让急诊室的孩子获得必要的治疗。笔译工作者以专业精神翻译的技术手册可保健康。国际翻译家联盟(FIT)呼吁大家围绕本年度的主题——跨越语言障碍 回归同一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一节日。

界文学名著。术语学家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也日益关键,因为口译工作者都需要他们的支持;他们还致力于各个领域的语言标准化,使各领域专家之间的沟通更为顺畅。

每年的 9 月 30 日是一年一度的国际翻译日(ITD),它是一次展示翻译职业、提升人们认识其重要性的绝佳机会。国际翻译家联盟(FIT)呼吁大家围绕本年度的主题——跨越语言障碍 回归同一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一节日。



## 译协参加诗人杰曼·卓根布鲁特诗歌朗诵会

9 月 17 日晚,应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邀请,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袁莉、会员黄福海以及协会驻会干部参加了比利时诗人杰曼·卓根布鲁特及杨一伴奏诗朗诵会。美妙的旋律配合优美的诗歌,吸引了沪上文学诗歌报刊、城市诗社的 30 余位来宾到场。

“世界诗人大会”重要诗人,比利时人杰曼·卓根布鲁特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兼出版家,他曾多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林佳夕女士首先致欢迎辞,她对杰曼再次来到上海表示了欢迎,并表示杰曼的诗歌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给他带来了诸多的国际奖项。但最重要的是,杰曼与中国文学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朗诵会上,杰曼分别用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朗诵了他诗集中的片段,他的诗歌中文译者、译协会员海岸先生的夫人用中文朗诵了相应的片段。上海诗人杨宏声教授的女儿杨一为大家作了精彩的吉他表演。吉他表演与诗歌朗诵交替呈现,来宾们品尝着领馆为大家准备的美酒和甜点,热情友好的交流。朗诵会持续了近 3 个小时,给大家带来了美好的艺术享受。

### 《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英文版翻译工作启动

7 月 9 日,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院和中国外文局在北京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宣布启动《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英文版翻译工作。

《灿烂的中国文明》是中国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大型文化网站,其中文版 2000 年开通以来,覆盖面遍及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海外读者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此次推出英文版,将为英语世界提供一个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新平台。英文版预计由 150 个专题组成,约 500 万字,需时 3 年。在今年年底前陆续上线。这项文化工程得到国家有关领导的关心与重视。香港李兆基博士和李兆基基金会是这项文化工程的资助方。

### 中国译协参加第二届京交会承办机构座谈会

7 月 23 日,中国译协常务理事黄长奇参加了在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承办机构座谈会。京交会是由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服务贸易平台,自 2012 年起每年 5 月 28 日-6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译协作为第二届京交会 45 家承办单位之一,承办了包括“语言服务产业——贸易全球化的桥梁”高层研讨会、中国语言服务业展示会等多项活动,并为京交会重要会议提供了多场高质量口译服务与现场翻译志愿者服务,受到了京交会组委会和业届的广泛好评。这是我大型行业性会展活动首次正式将语言服务作为一个专题纳入,也是我国语言服务业首次以行业整体面貌参加相关行业的重要活动。

### “2013 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在京启动

9 月 2 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协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中国翻译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和《人民文学》杂志社承办的“2013 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本次翻译大赛组委会将推荐 30 篇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作为参赛原文发布,参赛者可自行选择其中一篇翻译成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或阿拉伯语其中任何一种语言。《2013 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推荐作品集》将由外文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中国译协在会上组织了“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挑战与机遇”和“中国翻译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两场专题论坛。论坛邀请了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和中国澳门的四名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共同分享在对外翻译中国文化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挑战和经验,就文化翻译与翻译人才培养进行深入交流。论坛上,中国译协还与西安外国语大学共同宣布联合主办第八届亚洲翻译家论坛。

### 翻译家张洪怡逝世

2013 年 9 月 14 日,译协会员、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张洪怡因病与世长辞,享年 85 岁。张洪怡同志长期从事英语编辑工作,业余翻译英语著作。主要翻译作品有:长篇小说《小妇人》、《待雨》,中短篇小说《毒药》、《兄弟》、《路》、《鬼情人》等,译有诗歌多篇。

### 翻译家吴劳逝世

2013 年 10 月 30 日,译协会员、上海译文出版社资深编辑、编审吴劳因病与世长辞,享年 90 岁。吴劳原名吴国祺,江苏苏州人。他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主要翻译作品有: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伊甸园》、《春潮》等。主要编辑作品有:《海明威全集》和《福克纳全集》等。

(下转第 2、3 版中)

《上海翻译家》第四十三期通讯编委:张慈慧、吴洪、梁瑾霞、陈磊、陆建芳

## 译界传真

### 中国译协代表团赴马来西亚参加第七届亚洲翻译家论坛

为促进中国翻译界与亚太地区翻译界的交流与合作,8 月 25 日-29 日,中国译协代表团一行 13 人参加了在马来西亚槟城举行的第七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代表团成员来自内地、澳门翻译相关机构和高校的负责人及专家学者。

# 祝全球翻译工作者节日快乐!

# 上海翻译家

当我们在庆祝 2013 年国际翻译日时,我们应该停下米恩考口笔译工作者和术语学家为实现“地球村”理念发挥了多么宝贵的作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应感到骄傲——我们确实团结了世界,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能进行交流,使不同阶层的人们能互相理解,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 玛丽昂·伯尔恩

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办 第 43 期 2013 年 11 月 18 日 E-mail:shfyjxh@sta.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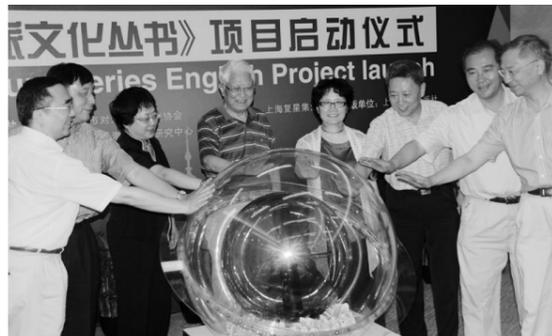
## 传承弘扬海派文化 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项目在沪启动

### 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项目启动仪式

7 月 18 日下午,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项目启动仪式在上海大学东平新楼思源厅隆重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纪平,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上海市对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党组副书记邓晓贤,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外高翻学院院长柴明顺等领导,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项目的首期丛书作者、翻译团队,媒体代表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为进一步加大“海派文化”对外宣传力度,让上海真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翻译家协会共同发起的该项目,将从中文版《海派文化丛书》中选择有代表性的 12 本书分阶段进行精编、翻译、出版、发行一套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首批翻译的四本书目为《上海女人》、《上海先生》、《上海人吃相》及《嘘!嘘!》(上海建筑)。

项目主要策划发起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伦新对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及《海派文化丛书》的出版进行了介绍,他表示,“海派文化”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融汇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精华,并吸纳消化西方文化元素,且广为知晓的具有独特地域



个性的文化形态。《海派文化丛书》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推出,共计 33 册,由沪上 40 多位专家、学者、记者和著名作家联袂撰写,历时 5 年,对海派文化进行多角度、全景式扫描。丛书出版后广受读者关注和社会各界好评。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介绍了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项目的翻译团队,丛书的翻译工作将与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合作,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优质翻译人才进行翻译。

启动仪式上,首期英文版丛书作者与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签署了合作协议,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翻译家协会三家合作单位也同时签约。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东在讲话中强调,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发扬和延续。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项目不仅是对该丛书传承、弘扬海派文化作用的进一步延伸,而且是落实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次有益实践。希望通过翻译家协会高水平的翻译团队,把高质量的英文版《海派文化丛书》展现给海内外更多读者,进一步提升海派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达到宣传上海、宣传中华文化的目的。

## 洁白丰碑矗立 傅雷精神永存

### ——纪念傅雷诞辰 105 周年及夫人朱梅馥诞辰 100 周年系列活动在沪举行

今年是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诞辰 105 周年及其夫人朱梅馥诞辰 100 周年,为激励后人传承和发扬傅雷精神,国家图书馆、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翻译家协会和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10 月 26 日上午,由国家图书馆、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周浦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洁白丰碑’傅雷生平展暨傅雷铜像落成仪式”在周浦美术馆举行。傅雷铜像以“走出书斋”为主题,由上海大学教授唐锐创作制作。该作品是继登上航头镇文化广场的全身坐势傅雷铜像后,又一座傅雷全身立式铜像在他曾经生活、学习的周浦镇诞生。傅雷生前与周浦镇有着深厚的渊源。傅雷生前的一张照片,以传承和发扬傅雷的精神品格。同时,生平展还展出了傅雷生前的翻译作品手稿和《傅雷家书》手稿等珍贵资料,这些手稿是首次在浦东展出。

26 日下午,“纪念傅雷诞辰 105 周年及其夫人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和“疾风迅雷廉”揭牌仪式”在惠南镇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举行。座谈会上,原香港翻译家协会会长、国际著名翻译家金圣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罗新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等来自国内外傅雷研究专家、傅雷生前好友的子女、家属及主办和承办单位领导济济一堂,就傅雷精神在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进行研讨。会上,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外国语大学法政教授李捷华委托,向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捐赠了其珍藏多年的傅雷先生书籍、资料深译家张秋红、徐和瑾和翻译家胡宗泰、全康康、胡洪庆、邱公南、赵英晖等译协法语组会员受邀参加了活动。

27 日上午,傅雷夫妇的骨灰安葬仪式在上海福寿园海陵园举行。在傅聪、傅敏以及众家属的护送下,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长眠于上海浦东故里。傅雷夫妇纪念碑高

约 1.8 米,碑身灰白如玉,稳重挺拔。碑身正面题有傅雷家书的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庆祝薛范翻译生涯六十周年系列活动

新书《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首发

10月24日下午,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市文联艺术促进中心、上海敦煌国际文化艺术公司联合承办,上海音乐出版社协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庆祝薛范翻译生涯60周年系列之流淌心底的歌·薛范翻译作品音乐会暨新书《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首发新闻发布会在文艺活动中心举行。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谭晶华,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总编费维耀,上海市文联艺术促



进中心主任顾坚核,上海翻译家协会副秘书长梁碧霞等主办方领导,薛范先生以及他的好友、媒体记者40余

人与会。会议由上海音乐家协会秘书长郭强辉主持。会上,沈文忠、谭晶华分别致辞,对薛范先生“不求收

获,但问耕耘”的奉献精神,对其在外国歌曲翻译领域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肯定。费维耀代表出版社介绍了新书《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的内容和出版意义,并与沈文忠共同为新书揭幕。薛范先生在讲话中回顾了其60年翻译生涯的经历,并对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单位 and 领导的关心和帮助表示了感谢。

流淌心底的歌·薛范翻译作品音乐会成功举行

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翻译家协会、上海市文联艺术促进中心、上海敦煌国际文化艺术公司联合承办的庆祝薛范翻译生涯60周年之“流淌心底的歌·薛范翻译作品音乐会”,于10月30日晚在上海音乐厅隆重举行。著名翻译家薛范与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李琪,市文联党组书记王依群,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上海翻译家协会原会长戴炜栋,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张春柏,上海音乐家协会副

主席徐景新等领导和嘉宾,以及一千余名观众共同观看了演出。音乐会分上下两个半场,由薛范先生译配的、包括脍炙人口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鸽子》、《雪花》、《回忆》、《草帽歌》、《西班牙女郎》、《你是我的》等传唱广泛的佳作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演员们通过独唱、重唱、小组唱与合唱等不同风格的演绎,重新展示了经典音乐作品经过名家翻译后的艺术魅力,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薛范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和音乐学家,一生致力于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自1953年发表第一首译作至今,译配发表了世界各国歌曲近2000首。为表彰薛范先生对

外国歌曲翻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由上海市文联主办的这台音乐会,邀请

“上海译家谈:译家——读者文学沙龙”第六期在西班牙语文学的天空下分享西班牙语文学的魅力

9月14日下午,由上海翻译家协会主办的第六期“上海译家谈:译家——读者文学沙龙”在长宁区图书馆举行,上海外国语大学西语系教授于漫与广大文学及翻译爱好者共同分享了西班牙语文学的魅力。于漫教授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班牙语专业分委员会秘书长,全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理事,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测试西语专家组成员,

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欧局任外事调研员及翻译。在西班牙期间,研修对外西班牙语教学及西班牙语文学。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西语系教授、博士,西班牙语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在主题为“在西班牙语文学的天空下”的讲座中,于漫教授从“西班牙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拉丁美洲文学”的定义、范畴与区

别入手,介绍了西班牙历史发展,特别是其殖民历史对西班牙语在全世界、在拉丁美洲的传播,造成了西班牙语文学在全世界呈现的分布广、影响大等特点。从两个世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切加莱、希梅内斯、略萨,还有不同时期西班牙语文学的代表人物、作品,于漫教授为大家揭开了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西班牙语文学的面纱。她还通过大量珍贵的文学档案,介绍了西班牙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大文豪鲁迅、茅盾都曾经撰文介绍过西班牙语文学,而随着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关系,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也成为了当下中国文坛热议的话题。短短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内容丰富但涵盖知识面广,使在场的爱

主讲:于漫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



上海翻译家协会 长宁区图

上海翻译家协会中秋前夕走访慰问老翻译家

中秋前夕,上海翻译家协会驻会干部先后看望慰问了协会老会长夏仲翼、戴炜栋,以及任溶溶、郝运、王智量、吴钧陶、薛范、沙金等资深翻译家,并且探望了因病住院的老翻译家吴劳,向他们送上中秋的节日问候。老翻译家们虽年事已高,但依然为翻译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任溶溶年逾九十至今仍笔耕不辍,沙金为话剧艺术中心今年上演的话剧《万尼亚舅舅》完成了翻译工作,王智量也将在今年召开作品研讨会。9月21日是薛范的80岁生日,协会为其送上了生日祝福,同时祝贺他将于十月举办的翻译生涯60周年音乐会圆满成功。在走访慰问的过程中,协会了解了老翻译家们的个人生活状况,也认真倾听了他们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老翻译家们对文联和协会的关注表示了感谢,大家认为,党和政府对文艺工作越来越重视,希望译协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多发挥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发挥在学术、创作上的引领作用。

会议共收到论文147篇,涉及14个语种,围绕

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有关问题,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历史、文学、司法等各个领域展开研讨;来自14个民族,12个有关省、自治区、州的80余名代表与会。

第四届中国生态翻译学研讨会

由国际翻译生态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于9月21日-23日在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生态翻译学:范式与方法。会议共收到论文76篇,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泰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及内地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许钧教授、印度翻译协会主席Ravi Kumar先生也来信致贺。有8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有4个分会场约60位学者作了分会发言。大家围绕生态翻译学主题,既有前沿理论阐发,又有经典译例评析;议题涵盖面广,研讨成果显著。会议期间,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议,共策新局,并决议下一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将于2014年在中国澳门召开。

《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在美国首发 当地时间9月9日,外文出版社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英文版)首发式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著名外交家、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政部部长鲁宾,前贸易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国际集团前董事长格林伯格,前亚洲协会会长普朗德,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罗伯特·卡普,耶鲁大学前校长雷文等美国政治、经济界人士,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我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驻美大使崔天凯、驻联合国大使刘结一、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等近百人出席了首发式。

第十五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召开 9月17-18日,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国翻译协会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主办,西藏自治区藏语委办(编译局)、西藏译协承办的第十五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市召开。西藏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国家民委教科司副巡视员安清萍,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张世斌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学

会副秘书长、副局长、总译审、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主任阿力木沙比提致开幕词。会议共收到论文147篇,涉及14个语种,围绕

第四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

由国际翻译生态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于9月21日-23日在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生态翻译学:范式与方法。会议共收到论文76篇,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泰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及内地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与会。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许钧教授、印度翻译协会主席Ravi Kumar先生也来信致贺。有8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有4个分会场约60位学者作了分会发言。大家围绕生态翻译学主题,既有前沿理论阐发,又有经典译例评析;议题涵盖面广,研讨成果显著。会议期间,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议,共策新局,并决议下一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将于2014年在中国澳门召开。

译协举办德语专业学组交流活动

9月6日,上海翻译家协会德语专业学组交流活动在崇明举行。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译协常务理事魏育青,资深翻译家韩世钟、袁志英、黄明嘉、陈钰鹏等二十多位会员参加了活动。活动由译协常务理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德语系主任魏育青主持。首先,协会会员、复旦大学教授王滨滨作了“从《欲望》看诺奖得主耶利内克作品翻译中的若干问题”的主题发言。她从《欲望》的中文译本和原著的对比出发,深入分析了诺贝尔奖得主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作品在被引入中国的过程中,

由于文学方面的误读以及出版模式的弊端,导致译文的质量与原著的意境大相径庭,这也充分凸显了当下外国文学作品引入中国时“只要获得诺奖,先抢版权”的浮躁现象。接着,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孙渝为大家带来了“杨武能·翻译《浮士德》”的主题发言,她详细介绍了2013年德国歌德金质奖章获得者、四川大学教授杨武能的翻译情况,并深入剖析了近年来歌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随后,资深翻译家袁志英和译协秘书长赵芸也就译协品牌活动“上海译家谈:译家——读者文学沙龙”的情况向与会会员作了介绍,大家也对下

一期德语讲座的主题、人选进行了讨论。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在讲话中对译协德语学组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当前,中共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新形势下,文联、各协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发挥好“联络、协调、服务”的职能。他希望译协能为译界同行、译家与读者乃至各门类文化工作者搭建更多交流的平台,发挥在学术、创作上的引领作用,为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中国文化更好地对外传播贡献译协的力量。



如今算算,至少得往回数七八年的光景。从那时起,吴劳见到我就会说:“小黄你写这个写那个怎么不写我?我真想看看你怎么写我啊。不过,我又想,如果你知道会让我看,就写我拘束了,就不敢说真话了。这样想,还是等到我死之后,你再动笔吧。”

我总是回答得很干脆:“就你这么好的精神头,我哪有机会动笔啊?”这话不是揶揄,更不是客气——我知道,吴劳平生最恨的就是“假客气”。跟他说话,我若加个“您”字他就要鄙夷,一口一个“吴老师”也会显得别扭生分。最后我豁然开朗:反正上海话里“劳”与“老”同音,一声“吴劳(老)”在他听来是最顺耳的直呼其名,在我,却正好挥去“没大没小”造成的隐隐不安。总而言之,说他精神生猛长命百岁,真没有些许恭维客套之意。没有比这话更由衷的了。在我以及许多同事朋友的眼里,元气充沛的吴劳,是不会死的。

这种信念,在他近两年频频心脏病发作送医时,不曾动摇过;在他近年住进医院后就再也出不来,也没有动过。甚至,前天早上一起路进办公室,明明白白地听到吴劳去世的消息时,我也只是恍惚了一下,没有真信——仿佛“死”这种生硬的字眼是不可能盖在一具从来不肯安分的躯体(毋宁说是大脑)上的。“格宁,你能活着吗?”(人怎么能死呢?吴劳总是揆着一生未改的乡音(带着昆山腔的苏州话)质问我,然后不等我回答就一挥手将思路弹射到无边弗界。我起初还冥顽争辩,小心地对待其他老人那样避开所有不祥的字眼,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惮用“死”跟老爷爷开玩笑,其实倒是等于跟他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死”这种东西就在我们的谈笑间世俗化了,变得有形有迹有表情,仿佛可以拍着肩膀嘲笑,指着鼻子对骂——那不正是吴劳的强项吗?我以为,经过这些年的较量,他早就赢定了,或者说,早就跟他握手言欢了。

再往回数数,须得将吴劳的形象嵌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当年的情境里,我才能让画面在眼前活动起来。1997年,我本科毕业到译文的文学编辑室上班,每天都要坐一趟时光隧道,延安中路弄堂深处的旧洋楼,一路要经过好几扇彩色玻璃,才能走到顶楼的文学编辑室。房间颇阔,大半是被堆得乱七八糟、随时会引发一场场方的书——各个年代的书——遮挡了光线。须得在门口喊一嗓子,才会有人从友扑扑的书堆里挣扎着露出上半身。基本上,我想起那间办公室,总觉得不是走进去而是“钻”进去的。每天上班钻进去,坐定,刚喝下半杯茶,就听到吴劳带着木制楼梯级而上脚步声。走一步,喘一步,叹一声,间或还夹杂几句自言自语。他一生音量大惊人,哪怕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一开口也能震得邻床的病友找护士投诉。可想而知,当年尚且硬朗时,他在楼梯上的“自言自语”,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我之前,文学编辑室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过新编辑,骤然落进这个与外界迥然相异的时空里,无论是环境之于我,或我之于环境,都充满新鲜、鲜明、挥之不去的印象。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单位,会有吴劳这样75岁的近

最真实的人

——追忆吴劳 黄昱宁

辑栏署上吴劳原名“吴国祺”的书,公然经过他一字一句的校勘与润色,而且大部分都是圈内公认的难啃的骨头。我到译文的第一天,就有其他老编辑搬来吴劳手头正在改的稿子要我选两页精读,让我直观领略“为人做嫁衣”的惨状。吴劳的译作不算多,但其文本质量——哪怕隔了一长段时光看——都经得起推敲。《老人与海》和《马丁·伊登》当然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范本,但其实他译海明威的另两部作品《春潮》、《伊甸园》,抑或杰克·伦敦的《铁蹄》、辛格的《卢布林魔术师》,乃至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诺里斯的《章鱼》,字里行间都不乏呕心沥血的痕迹。与很多译者喜欢挥洒中文不同,吴劳特别重视吃透原文的多层含义,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为“老老实实”的“息患翻译”。他会心疼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点滴流失,为此不惜查阅背景材料,详加注释。回过头看,经过长期耳濡目染,这种翻译观对我的影响,大半是被堆得乱七八糟、随时会引发一场场方的书——各个年代的书——遮挡了光线。须得在门口喊一嗓子,才会有人从友扑扑的书堆里挣扎着露出上半身。基本上,我想起那间办公室,总觉得不是走进去而是“钻”进去的。每天上班钻进去,坐定,刚喝下半杯茶,就听到吴劳带着木制楼梯级而上脚步声。走一步,喘一步,叹一声,间或还夹杂几句自言自语。他一生音量大惊人,哪怕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一开口也能震得邻床的病友找护士投诉。可想而知,当年尚且硬朗时,他在楼梯上的“自言自语”,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我之前,文学编辑室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过新编辑,骤然落进这个与外界迥然相异的时空里,无论是环境之于我,或我之于环境,都充满新鲜、鲜明、挥之不去的印象。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单位,会有吴劳这样75岁的近

聘员工,尽管晚来早走,但风雨无阻。“不给他发工资他也会来,同事都这样说,他离不开这里。”事实上,“这里”更离不开他。在电脑不够普及、网络还是一个传说的年代,吴劳凭着他的 photographic memory(照相式记忆),成了全社的(walking encyclopaedia)会走的百科全书。在博闻强识(尤其西方文化)上,在查阅各种资料以解决翻译疑难的能力上,吴劳是当仁不让的权威,天晓得他浩瀚的大脑里分门别类地装下了多少索引卡片。比方说,外文小说对话里随口提到一个人名,我们个个摸不着头脑,吴劳记忆里的某个抽屉却已经徐徐打开了。“是那个电影吧,格蕾丝·凯利演的,对,一定是。”说话间,他已经循着这线索,从一本厚厚的原版电影史后面的索引中找到了格蕾丝·凯利的词条,再从她的演艺生涯里找到片名,最后从片名找到电影中这个人物的名字。“Bingo!”老头的脸上已经挂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就等我们尽情讴歌了。关于这些绝活,他自己曾在文章里说过两句大实话:“我从小学了教会学校,通过大量观看西方电影并阅读英文报刊,成为一名十足的‘假洋鬼子’,1981年初进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发现特别得心应手……”(《我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

有很多著名的翻译家都曾受惠于吴劳的“得心应手”。译文老读者若有心,翻检书架上的旧书,凡在责任编辑栏署上吴劳原名“吴国祺”的书,公然经过他一字一句的校勘与润色,而且大部分都是圈内公认的难啃的骨头。我到译文的第一天,就有其他老编辑搬来吴劳手头正在改的稿子要我选两页精读,让我直观领略“为人做嫁衣”的惨状。吴劳的译作不算多,但其文本质量——哪怕隔了一长段时光看——都经得起推敲。《老人与海》和《马丁·伊登》当然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范本,但其实他译海明威的另两部作品《春潮》、《伊甸园》,抑或杰克·伦敦的《铁蹄》、辛格的《卢布林魔术师》,乃至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诺里斯的《章鱼》,字里行间都不乏呕心沥血的痕迹。与很多译者喜欢挥洒中文不同,吴劳特别重视吃透原文的多层含义,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为“老老实实”的“息患翻译”。他会心疼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点滴流失,为此不惜查阅背景材料,详加注释。回过头看,经过长期耳濡目染,这种翻译观对我的影响,大半是被堆得乱七八糟、随时会引发一场场方的书——各个年代的书——遮挡了光线。须得在门口喊一嗓子,才会有人从友扑扑的书堆里挣扎着露出上半身。基本上,我想起那间办公室,总觉得不是走进去而是“钻”进去的。每天上班钻进去,坐定,刚喝下半杯茶,就听到吴劳带着木制楼梯级而上脚步声。走一步,喘一步,叹一声,间或还夹杂几句自言自语。他一生音量大惊人,哪怕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一开口也能震得邻床的病友找护士投诉。可想而知,当年尚且硬朗时,他在楼梯上的“自言自语”,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上海翻译家协会举办诗歌学组交流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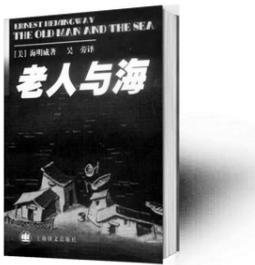
8月21日下午,译协诗歌学组交流会在市文联会议室举行,资深翻译家冯春、潘庆龄、张秋红、葛崇岳、钱希林、翻译家张洪治、陆钰明、黄福海、吴刚、沈锡良、戴清一、赵英晖等出席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旨在为第二十二届金秋诗会确定主题。无论是参与多届金秋诗会的老翻译家,还是新加入协会的年轻会员,大家踊跃发言,热烈讨论,提出了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如何让诗会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如何策划更多符合时代背景的主题、如何让更多的普通爱好者喜欢并欣赏诗歌,尤其是诗歌翻译这一艺术形式等。经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本届诗会确定以“梦”为主题,并自即日起在会员范围内启动征稿。第二十二届金秋诗会拟定于今年十二月初举行。

论这香蕉这种最适合老年人消受的水果是怎样一种尤物,你还在论香蕉跟改革有什么关系,他已经在问你你有没有听过麦当劳的(Like a Virgin)了。这时候不管听不懂不懂,你最明智的反应就是拼命点头。老爷爷自己从早说到晚,也要求听众做出热烈的反应,否则他是要挨骂的。凡进过这间办公室而没有挨过吴劳骂的,大概屈指可数。吴劳的火暴脾气是出了名的,你工作疲沓要挨骂,反应迟钝要挨骂,观念落后不及时更新知识,抑或为人处世躲躲闪闪与委蛇,更要挨骂。一旁冷眼看去,有时候暗地里佩服他目光犀利,有时候也难免埋怨他不分青红皂白伤及无辜,受不了不谱世故好心办坏事。我就亲眼见过一位译者实在受不了吴劳的张洪治,本届诗会确定以“梦”为主题,并自即日起在会员范围内启动征稿。第二十二届金秋诗会拟定于今年十二月初举行。

编辑室多年才来我这么一个新鲜人,当然迅速成为满足吴劳倾诉欲的不二人选。他那些已经在别人耳边磨出老茧的坎坷经历,在我听来,个个都是震撼人心的新故事。出生于苏州大户人家,成长于上海圣约翰教会学校,解放后怀揣外交官梦想奔赴北平外国语学校,到了目的地却发现发现自己进了“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再后来是沿着那个年代的常见轨迹急速直下:被打成“右”分子送去劳教,四年;在机床厂当外包小工,七年……在吴劳的词汇中,“1978年”是个频频出现的字眼,因为直到那一年,他的人生才总算消停下来。在劳改农场,这位昔日娇生惯养的大学生,学会耐心,学会等待,学会生存第一,学会在一听就听的某个横死肉架的尸体上穿着他那件灰蓝色的羊毛背心,就赶过去,冷静地把背心脱下来,穿回自己身上。

这些故事让我重新打量吴劳,重新审视他的自言自语乃至“疯言疯语”。我想,他的不耐烦,他的一点就着的脾气,他的那种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塞进无限语言的努力,难道不是对那段漫长的沉默岁月的反弹吗?憋得太久,就让他说说吧。但是渐渐的,就连我的耳边也被这些故事磨出老茧来。我们都有太多忙碌的理由,忙到有几回吴劳说了“当然”,他笑笑说,“这只是给你看看努力的方向,也不是说非要到这种程度不可。除了吴劳自己,恐怕谁都做不到这样不惜工本。”

后来渐渐熟络了,也曾听吴劳私下感慨过两句:若非在改稿上耗费大量精力,原本自己还可以多译几本书的。确实,以数量言,吴劳的译作不算多,但其文本质量——哪怕隔了一长段时光看——都经得起推敲。《老人与海》和《马丁·伊登》当然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范本,但其实他译海明威的另两部作品《春潮》、《伊甸园》,抑或杰克·伦敦的《铁蹄》、辛格的《卢布林魔术师》,乃至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诺里斯的《章鱼》,字里行间都不乏呕心沥血的痕迹。与很多译者喜欢挥洒中文不同,吴劳特别重视吃透原文的多层含义,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为“老老实实”的“息患翻译”。他会心疼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点滴流失,为此不惜查阅背景材料,详加注释。回过头看,经过长期耳濡目染,这种翻译观对我的影响,大半是被堆得乱七八糟、随时会引发一场场方的书——各个年代的书——遮挡了光线。须得在门口喊一嗓子,才会有人从友扑扑的书堆里挣扎着露出上半身。基本上,我想起那间办公室,总觉得不是走进去而是“钻”进去的。每天上班钻进去,坐定,刚喝下半杯茶,就听到吴劳带着木制楼梯级而上脚步声。走一步,喘一步,叹一声,间或还夹杂几句自言自语。他一生音量大惊人,哪怕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一开口也能震得邻床的病友找护士投诉。可想而知,当年尚且硬朗时,他在楼梯上的“自言自语”,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本文作者链接:黄昱宁,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英语文学作品译者、随笔作家。“2013中国好编辑”推选活动文学类状元。